



老杨与他的『基层』小吃

□南风

一直以来,总觉得在路桥的老街上,有太多的名字值得被提及,当然,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着多出众的才华,也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有多高调乖张,或许恰恰相反,他们只是默默地用自己的一生全力以赴地经营着一样营生,坚守着一份到老不变的职业,而老杨就是其中之一。

始终认为美食的魅力少不了一股人性的魅力,它总是与它的创造者紧密相连,假如没有精气神上的传承,那么,当失去了最初的创造者,这种美食也便会悄然远去,徒留给食者无奈的遗憾与叹息。而老杨就是这样一位创造者,10多岁开始在老街摆摊叫卖,今年已有69岁,整整50多年的时间,从未离开过他制作的六七十种传统小吃。

老杨到底是谁?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杨邦海”就是他的名字。可若是在老街提到老杨芝麻糖,想必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最起码,他制作的芝麻糖陪伴了一辈又一辈从小在老街长大的孩子们。

我不知道如今还有多少人见过或者品尝过又或者喜欢这种“基层式”的老式芝麻糖,毕竟,这是一个老行当。当然,假若连这种老式芝麻糖都没见过,那么,对于老杨经营的六七十种传统小吃你也一定闻所未闻了,更别说一一“派”出它们的名字。这一点,或许就连我这个老路桥人一时间都无法完整地回答出。

其实,蓦地回想起老杨芝麻糖只是凭着一种本能的记忆,毕竟随着老街的改造与外出读书,我已经很少到过老街,心底里残留下的只有一幅朦朦胧胧的画面与一股若有似无的甜味;每当年末,清晨的老街总是特别热闹,街坊邻居总会全体出动置办年货,走在老街上,远远地总能闻到一股浓郁的清甜味儿,抬头望去,却又只见一层白雾缭绕,走近,拨开雾气才能一睹“庐山真面目”,一位大伯正用心地搅拌着大锅中的芝麻与糖浆,使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不过,虽说近几年来,到过老街的次数屈指可数,但诸如芝麻糖之类的传统小吃在家中却从未断过。每当年末,家里的亲戚总会给馋嘴的我捎上一大袋子。直到最近年味愈渐浓厚才又开始“唇唇欲动”,想起了它们。

事实上,这一次,若不是心血来潮跟着父亲逛菜场,若不是又心血来潮让父亲带路找到老杨的摊子,可能就会因他的地址变更而错过这六七十种传统美食。没错,别怀疑自己的眼睛,我想我一定得再次强调,老杨经营的是六七十种各不相同的传统小吃,这也曾让第一次亲耳听说,亲眼所见的我大感惊讶。

对于老杨的印象大抵只停留在儿时,那会儿,老杨还是个帅伯伯,再次见到老杨,他似乎苍老了不少,但风趣依旧,早起摆摊的他还不忘和路过的街坊老友打趣儿。黑芝麻糖、花生糖、冬瓜糖、硬板糕、红糖糯米糕、薄荷米糕、芝麻桂花糕、早米糕、夹心芝麻糖、鸡蛋煎饼、薄荷云片糕、金桔饼、薄荷润喉糖、姜糖、牛皮糖、雪花花生、芝麻糯米油果、红糖早米条……当一个个熟悉的小吃名儿从老杨嘴里一一“蹦”出时,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的是一种面对孩子般的关爱。当然,老杨用的是一口地道的方言,而我只能折中地用了所谓的较为“官方”的名字。

第二次来到老杨位于十里长街北146号的店是在隔天的傍晚,老杨因有事外出,将摊子交给了女儿。听他女儿说起,随着老街的整改,原本的小吃制作点早已从老街搬到了乡下,而老杨如今年纪大了,已然做不动粗重的活了,制作小吃又恰恰是件累活。近几年来,老杨一直想找个接班人将这门传统手艺传下去,本想传给女儿,可女儿偏偏志不在此,转而传给女婿,却偏又不是这块料子。不过,近来,倒是有一件事情让老杨开心不已,女儿专门为他的小吃在淘宝上开了家网店,取名为老杨传统小吃。

年末到,年味渐浓,亲们是否“年货”办起?那么,不妨到老杨家看一看,淘一淘。

A面的B种可能

□一只烟

美国电影《预产期》被称作是中国喜剧片《人在囧途》的海外版,我表示抗议,《人在囧途》绝无《预产期》里面那种让人酣畅淋漓的公路飙车。不禁要问一句:同样是小成本的喜剧片,为何人家美国动不动就飙出几个航拍镜头呢?而中国电影总是想在细节里面抠出意境,但天知道意境在哪里。

莫怪我口出狂言,多半是因为刚刚看完这部电影,血液里有些沸腾的因子在作怪。好的电影莫不是如此挑逗你的某根神经,比如你忽然特别欢乐,或者特别沮丧,而我想说的是,明明要赶到老婆身边等待孩子的降临,却跑到大峡谷边上洒过世父亲的骨灰,这实在是南辕北辙的最佳诠释。

事实上,在这部电影里结伴同行的彼得和伊森是真正南辕北辙的两个人。先说说准爸爸彼得。五天后就是太太的预产期,念叨着即将出世的孩子的各种名字,彼得乘坐飞机希望从亚特兰大赶到洛杉矶太太的身边。诡异的事是,彼得一到达机场,就和怀有明星梦的伊森不仅撞了个满怀,还被调了行李。结果,彼得在飞机上挨了一橡皮枪,更糟糕的是,他被禁飞了。后来,同样被禁飞的伊森扮演了“好心人”,开着租来的汽车,向彼得的妻子承诺,会在她临盆前将彼得安全送到洛杉矶。这一趟旅行,注定是跨越数个州省,摧毁无数车辆、友情以及观众神经的二人旅行。

似乎喜剧片里面,都少不了一个很正的帅哥,像这部电影里,这样的角色由老师哥彼得承担。他西装革履,戴着超酷的墨镜出场,而一只挂在行李箱上的玩具猴则让他变得容易为观众接受。恶整啥都不缺的帅哥,正是喜剧电影乐此不疲的桥段,于是像周星驰电影《功夫》一般,伊森随便翻出来的手枪,“砰”的一声,子弹钻进了他的身体。这还不算,明明很欢快地赶回家等孩子出生,却差点以为孩子是老婆偷情留下的种——当然,这都是拜伊森的胡思乱想所赐。

我总在想,如果伊森出现的时候,身边没有那只哈喇子不断的萌狗,他的形象会大打折扣吧。当然,我更看重的是他随身携带的那只咖啡罐,因为父亲生前爱喝咖啡,他把父亲的骨灰混合在咖啡里面。你应该能猜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彼得的朋友误认为这是咖啡,三个人喝了一杯咖啡豆混着骨灰的咖啡。当然,倘若你就此欢乐到不行的话,你就低估了导演的能力。伊森真正魅力的体现,在于他是个遵守承诺的人。当被迫吸食大麻的彼得被墨西哥警察扣留的时候,英雄伊森出现了,他开着警车风光无限地营救了彼得。伊森不只是会开开玩笑的失败小人物,他的身上肩负着纯正的美国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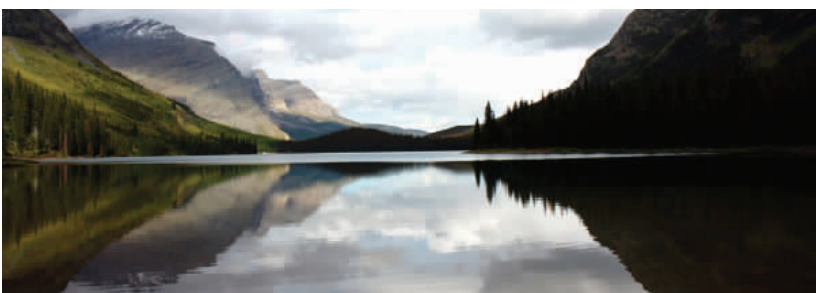
当很多人揶揄结尾太正时,我却开始反思为何最后彼得身上有了伊森的影子,而伊森这般销魂的人生才是我们常人偶尔期盼过的。说点扯淡的话,或许每个人身上都有ABC的一面,当彼得嘲笑伊森是个落魄的傻帽时,他的人生注脚已经无可逆转地被撼动了。这就是为何彼得匆匆赶路时,都不忘带着熟睡的伊森来到他梦寐以求的大峡谷,帮助他实现将父亲骨灰洒向河流的梦想——我们每个人都有梦想,但有人梦想成真,有人只把梦想当做一块甜滋滋的太妃糖,落魄的时候小心翼翼地舔上一口。

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希望穿着彼得那件帅气的西装,却拥有伊森那样纯净的灵魂。既然无法选择,那我就庆幸自己看了这部欢乐的小电影。你懂的,我的感觉无疑是在满口大蒜味的时候嚼到了适合自己口味的口香糖。谁都不想闻一口大蒜味,不是吗?当然,伊森或许喜欢。



最美的国家公园

□悠悠哉



雪峰,若隐若现的冰川湖,还有人们期盼到一缕阳光的幸福感,这也许就是失去了才能学会珍惜的真谛吧。

车沿着“通向太阳之路”(Going-to-the-sun)开进了山,天空中的乌云愈发厚重。时值夏末,冰雪融化而成的溪水从山间涌出,溪流的水量也达到了全年的峰值。水流从天而降,车辆不得不减缓速度,这一方面是由于司机的谨慎,另一方面则是路人希望能多欣赏片刻眼前的景致。

行车的海拔在不断攀升,我们终于来到了北美大陆的分水岭,山这边的水流义无反顾地奔向太平洋,而山那边的水流则把大西洋作为它们的归宿。一滴水珠来到了分水岭,原本已经做好了奔赴太平洋的准备,可惜风和它开了一个玩笑,毫厘之差,小水滴的命运就改变了。



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叹命运的魅力。

我们的导游是一位精力十足的老太太,她一路上很认真地讲解冰川地貌的形成以及相关的自然知识。阳光照射在冰川湖泊上,风也耐不住寂寞,波光 and 波浪交替扰乱着原本平静的湖面。也许是听到我们的呼喊,越来越多的阳光选择来到这里。面对眼前的景色,人类再次证明了自己的渺小,不过人类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去证明自己的“伟大”。冰川消融,孰之过?

还来不及欣赏冰川的全貌,一场雪再次光临。水面平静时,云和山峰都兴奋地把她们的孪生姐妹叫出来溜达。等雨雪稍停,我们来到了之前错过的圣玛丽湖,再一次感受到来自大自然的震撼,我们也在这种震撼和崇敬中结束了我们的冰川国家公园之旅。

我一直认为“最”这个头衔是当今社会浮躁的根源,“最”之辈,诸如最大的经济体、最贵的楼盘、最赚钱的企业等,把人性的贪婪美化成了社会的欲望或者追求,因此,我素来没有使用“最”这个限定词的习惯。不过,人偶尔也不能免俗。离开了上海这座大城市,我和大自然的亲近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年,我走过了一些国家公园,领略了多样的自然环境,其中景色最让我折服的就是冰川国家公园。

美国冰川国家公园位于蒙大拿州北部,它与加拿大的沃特顿国家公园接壤,两者于1932年携手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国际和平公园——沃特顿冰川国际和平公园,并于1995年被评为世界遗产。北美大陆的分割线落基山脉纵贯整个和平公园,高山冰川和散落在公园内大大小小的湖泊为大量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完美的生活环境。冰川国家公园建立之初,公园内拥有超过150条高山冰川,可是由于气候变暖,冰川不断退缩消融,如今公园仅剩大约25条冰川。按照这种发展趋势,公园内的25条冰川将会在2030年之前消失,更有悲观者预测这个时限为2020年。尽管过去的一个冬季,高达3米的积雪把整个国家公园封得严严实实,但也无法逆转冰川消融的命运。倘若真的到了冰川消失的那一天,冰川国家公园这个名字依然会被保留,这里将作为警示,告诫人类要好好保护所有生物共有的家园。为了不想心中留有遗憾,我们决定在冰川消失之前,前往这个后来被我们冠上“最美的国家公园”名号的国家公园。

我去冰川国家公园时,正是夏末,在那里的几天天气很不好,一些行程被迫取消,拍出的照片很多因为光线不佳而无奈地被我拖进了回收站。可当我细细品味回忆时,我发现雨水和雪花也是“最美”的一部分,云雾缭绕的